<table>
<thead>
<tr>
<th>その他タイトル</th>
<th>「小学」より「語言学」へ</th>
</tr>
</thead>
<tbody>
<tr>
<td>トマト</td>
<td>トマト</td>
</tr>
</tbody>
</table>
从“小学”到“语言学”

卢烈红（武汉大学）

从很早开始，汉民族就开始研究自己的语言文字，这种研究源远流长，成果丰富。不过，指称这门学问的术语很晚才与世界接轨，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人们称这门学问为“小学”。本文考察汉民族语言文字之学指称术语由“小学”到“语言学”的演变过程，揭示各个阶段的特点，探讨演变动因。

这一演变过程可循三条线索考察：

一、小学

“小学”一词在能确认为先秦的文献中不见，始见于汉代的文献中，如：

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礼记·王制》）

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于小学，小者所学之宫也。（《大戴礼记·保傅》）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许慎·说文解字叙》）

令天下小学，戊子代甲子为六旬首。（《汉书·王莽传第六十九中》）

始入小学，诵孝经章句，和熹皇后甚嘉之，以为宜奉大统。（《东观汉记》卷三“敬宗孝顺皇帝”）

砚冰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崔寔《四民月令》）

《东观汉记》是东汉官修的本朝纪传体史书，“敬宗孝顺皇帝”即东汉顺帝。《四民月令》的作者崔寔是东汉人，书中反映的主要是东汉时期洛阳地区的经济与文化生活。这里的六条材料，前两条说的是先秦的情况，后三条说的是汉代的情况。《大戴礼记·保傅》本身已明言“小学”是“小者所学之宫”，近人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指出：“《说文·叙》云：‘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大戴礼·保傅篇》卢注：‘外舍，小学。谓虎门师保之学也。’《白虎通》：‘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则古之所谓小学者，自名其舍曰学，固非今日之所谓小学也。”

依据以上材料可知，先秦的“小学”指的是初级学校，汉代依然如此。

也就是在汉代，“小学”由指初级学校发展出转指文字学的用法。这是因为，儿童入小学首先学的是文字，诚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书》中多处以“小学”指称文字之学，如：

1 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第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微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
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汉书·平帝
纪》）

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汉书·艺文志》）

初，郑从张吉学，吉子竦又幼孤，从郑学间，亦著于世，尤长小学。郑子林，清
静好古，亦有雅材，建武中历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过者郑、竦，故世言小学
者由杜公。（《汉书·杜邮传》）

颜师古注《杜邮传》曰：“小学，谓文字之学也。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
以六书，故因名云。”后汉书·卢植传》李贤注曰：“《前书》谓文字为‘小学’也。”
《前书》即指《汉书》。

尤其重要的是，《汉书》中的《艺文志》是史志图书目录之作，它在给图书分类
时列有“小学”一类：

凡小学十家，四十五篇。

这列所列的十家四十五篇是《史籀》十五篇、《八体六经》、《苍颉》一篇、
《凡将》一篇、《急就》一篇、《元尚》一篇、《训纂》一篇、《别字》十三篇、《苍
颉传》一篇、扬雄《苍颉训篆》一篇、杜林《苍颉训篆》一篇、杜林《苍颉故》一篇。
显然，这些都是属于文字学范畴的书籍。

以“小学”作为图书的小类名，表明其作为学科术语的身份已完全确立。
“小学”自汉代立为语言文字学科的学科术语后，一直沿用至近现代。但其具体
内涵历代有变化发展。

在汉代，“小学”主要指文字之学，不含音韵，基本上也不含训诂。说它基本上不
含训诂，由下面的事实可见：一上引《汉书·平帝纪》中以“小学”与《尔雅》并列；
二是《汉书·艺文志》将《尔雅》、《小尔雅》列在“孝经”类中，未入“小学”类。这都
说明，作为训诂学奠基之作的《尔雅》汉代是不在“小学”范围之内的。至音韵学，
魏晋以后才兴起，汉代“小学”自然不包含这一分支。钱大昕曰：“汉世言小学者，止于
辨别文字，至魏李登、吕静始因文字，类其声音。”（？）

魏晋南北朝，“小学”的范围扩大。在人们的心目中，“小学”已不限于文字之学了。
请看下列材料：

家君以为外戚传称史佚教其子以《尔雅》。《尔雅》，小学也。又记言孔子教鲁
哀公学《尔雅》，《尔雅》之出远矣。（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三）

世间小学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书记；凡《尔雅》、《三苍》、《说文》，
岂能悉得苍颉本指哉？（《颜氏家训·书证篇》）

及宣成二帝，徵集小学，张敞以正读传业，扬雄以奇字纂训，并贯练雅颂，总阅
音义，鸿笔之徒，莫不洞晓。（《文心雕龙·练字》）

《西京杂记》明言《尔雅》属于“小学”；《颜氏家训》谈到“小学”研究，也将文
字学方面的《三苍》、《说文》与训诂学方面的《尔雅》相提并论；《文心雕龙》谈到
汉代征召的“小学”家张敞、扬雄，赞扬他们“总阅音义”。凡此都表明，魏晋南北朝

36
时期学者的心目中，“小学”已包含侧重“义”的《尔雅》和“音”。

至唐魏征等撰的《隋书·经籍志》，“小学”范围的扩大在学科意义上得以确立。《隋书·经籍志》分经、史、子、集四部，经部十小类，六经之外，另四小类是“孝经”、“论语”、“图纬”、“小学”。隋志的情况可总结为以下三点：

1. 《隋书·经籍志》读“小学”类时并没有《汉书·艺文志》“凡小学十家”那样明确的类标示。志中只在行文中作为学科名提到“小学”三次：言晋秘书监荀勗（xu去声）《中经新簿》分图书为四部，“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言刘宋王俭“又别撰《七志》；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言将石经拓本“附于此篇，以备小学”。前两次皆出现在《经籍志》开头的总论部分，后一次倒是在读“小学”的部分，但是在这一类的后序的最后。没有将“小学”作为类别名标示，这是一件憾事。

2. 志中“小学”类著录的有《埤苍》、《急就章》、《古今字诂》、《杂字解诂》、《说文》、《玉篇》、《要用杂字》、《声类》、《韵集》、《四声韵林》、《韵略》等，基本上都是文字学和音韵学的书籍。

3. 志中《尔雅》、《集注尔雅》、《尔雅音》、《广雅》、《小尔雅》、《方言》、《释名》等被列入“论语”类，可见隋志还没有把训诂之学正式确认为“小学”之组成部分。

总起来说，《隋书·经籍志》把音韵学正式纳入了小学的范围，但它还没有把训诂之学正式确认为“小学”之组成部分。有学者说：“一般认为，《隋书·经籍志》把‘小学’分为训诂、体势、音韵三类，标志着‘小学’成为独立的学科。”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

第一次确立“小学”由文字、训诂、音韵三大部分组成的格局的是《旧唐书·经籍志》（后晋刘昫等撰）。此志亦以经、史、子、集区分大类，经部下有十二小类。其第十一小类标名“诂训”，但这类书目的内容大概是志中另一处所说的“以纪六经遗诲”，并非一般的语义训读；且志中前面虽单独标为一小类，但后面著录具体书目时与“图纬”、“经解”两小类混同不分。而其第十二类“小学”，总括之辞曰：“右小学一百五部，《尔雅》、《广雅》十八家，偏傍音韵杂字八十六家，凡七百九十七卷。”著录之书，训诂类有《尔雅》、《集注尔雅》、《尔雅音义》、《续尔雅》、《别国方言》、《释名》、《广雅》、《博雅》、《小尔雅》等，文字类有《三苍》、《埤苍》、《说文解字》、《字林》、《字统》、《玉篇》、《字海》、《文字要说》、《字书》等，音韵类有《声类》、《韵集》、《韵略》、《四声韵略》、《韵部》、《韵篇》、《切韵》等。显然，此志“小学”类已实际上概括了文字、训诂、音韵三个分支。

宋代是从理论上最终确定“小学”范围的时期。

欧阳修在这方面颇有贡献。其一，欧阳修等撰的《新唐书·艺文志》较《旧唐书·经籍志》有较大进步，就是在后者经部十二小类中，删去“诂训”一类，存十一类；其“小学类六十九家”中囊括文字、训诂、音韵之书。这样，在经部小类体系中，“小学”就从

2 王应元《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自序》，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名到实纯正不杂了。其二，欧阳修《崇文总目叙释·小学类》在理论上阐明了小学的范围：“《尔雅》出于汉世，正名命物，讲说者资之，于是有训诂之学。文字之兴，随世转易，务趋便省，后久乃滋其本，于《三苍》之说始着字法，而许慎作《说文》，于是有经旁之学。五声异律，清浊相生，而孙炎始作《字音》，于是有音韵之学。篆、隶、古文，为体各异，秦、汉以来，学者务极其能，于是有字书之学。”这里从理论上把“训诂之学”、“音韵之学”、“偏旁之学”、“字书之学”等皆推在小学名义之下。

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理论表述就更进步，其书卷四说：“文字之学凡有三：其一体制，谓点画有纵横曲直之殊；其二训诂，谓称谓有古今雅俗之异；其三音韵，谓呼吸有清浊高下之不同。论体制之书，《说文》之类是也；论训诂之书，《尔雅》、《方言》之类是也；论音韵之书，沈约《四声谱》及西域反切之学是也。三者虽各一家，其实皆小学之类。”这里在理论上更明确了“小学”由“体制”、“训诂”、“音韵”三者构成。晁氏此卷“小学类”名目下所列书涵盖文字、训诂、音韵。

自宋最终确立小学之范围之后，此名及其内涵一直沿用至近现代。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说：“今之所谓小学者，则中国文字、声韵、训诂之学也。”

二、文字之学、文字学

在“小学”一名流行的同时，从唐初起，出现了“文字之学”的说法。

颜师古为《汉书·枚乘传》作注曰：“文字，谓文字之学也。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以六书，故因名云。”在这里，颜师古提出了“文字之学”的说法。随后已经说到，在汉代，“小学”主要指文字之学，不含音韵，基本上也不含训诂，因此，这里与汉代“小学”对应的“文字之学”，从现代学科的角度看，是狭义的。

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亦言“文字之学”，他的用法与颜师古不同。他说：“文字之学凡有三：其一体制，谓点画有纵横曲直之殊；其二训诂，谓称谓有古今雅俗之异；其三音韵，谓呼吸有清浊高下之不同。”显然，晁氏的“文字之学”总括形、音、义，是广义的。

应该指出，“文字之学”的名称自唐迄宋，使用不广。我们利用“汉籍全文检索系统”进行检索，结果是：隋唐五代 1 卷，宋辽金 6 卷，元代无，明代 1 卷，清代 7 卷。
“文字之学”狭义、广义两种用法后世曾并用。《清史稿》列传第二六八：“于训诂、声音、文字之学，用力尤深。”这是狭义用法。近现代，一般用的是狭义，但也有广义用法。如钱玄同《文字学音篇》一书，本讲音韵，却冠以“文字学”。

晚唐又出现“文字学”的说法。不过，一直到清代，经利用“汉籍全文检索系统”检索，总共只见 10 来次：隋唐五代 1 卷，宋辽金 1 卷，元代 3 卷，明代 1 卷，清代稍多一点。

本无文字学，何有往来书？（晚唐齐己《诗稿草绝交寄湘中贯微》）
得者只是文字学，与他祖师大远在。（《景德传灯录》卷二八“临济义玄和尚”）

3 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第 1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
从“小学”到“语言学”

所习皆天文、地理、算学、化学、矿学、电学、机器学、医学、格致学、方言学、文字学、舆图学、律例学，分门别类，幼而习，壮而行，故能人才日出。（清《皇朝经世文统编》卷一百三通论部四）

府考试以文字学、策问学。（清《皇朝经世文统编》卷一百三通论部四）

清《皇朝经世文统编》中的“文字学”是严格的学科术语。

三、言语文字之学、语言文字之学、语言文字学、语言学

明代出现了“言语文字之学”的说法，不过仅 2 次，且在“汉籍全文检索系统”之“清”、“民国”部分再未见到。明代的两次是：

每于退朝之暇日，取是书参资圣贤传，以增益所谓知，扩充所谓仁，坚忍所谓勇，务求不为语言文字之学，而直以今日天下之势验之前代既往之迹。（明代《大明宪宗纯皇帝实录》卷之一百一十九）

或曰：“先生与白沙之诗，可谓世称两绝者；曰语言文字之学，昔人谓落第二义矣。”（明代《泉翁大全卷之六十文集·墓志铭》）

这两处似不能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学科术语。

自清代始，语言学方面术语“语言文字之学”、“语言文字学”、“语言学”三个。据“汉籍全文检索系统”，“语言文字之学”清代 4 次，民国 1 次；“语言文字学”清代 1 次，民国无；“语言学”清代 2 次，民国无。

“语言文字之学”的 5 次如下：

初不能复为西国语言文字之学，而与西儒交接三十余年，其人之学问心术可知之者深。（清代《皇朝经世文·四编卷四十七·外部治道》

语言文字之学，则为修好睦邻所系。（清代《皇朝经世文统编》卷八十九考工部三·矿务）

假令人自从事于语言文字之学，则必得其旨矣。（清代《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十六·外史下）

二女既长，亦工语言文字之学，尝夤缘入宫为通译，西国命妇之观敌者，皆二女为传言，以故颇受中外。（清代《清代野史》卷下）

及十子军罢役以后，西欧与希腊、亚剌伯诸邦，来往日便，乃大从事于希腊语言文字之学，不用翻译，而能读亚里士多德诸贤之书，思想大开。（《梁启超文集·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系》，1902年2月8日）

此数处“语言文字之学”，显然作为学科术语使用。这里要特别提出来的是，章太炎先生在《国粹学报》1906 年第十二、十三号上，发表了《论语言文字之学》一文，他认为，作为文字、音韵、训诂总称的“小学”，“则以袭用古称，便于指示，其实当名‘语言文字之学’，方为确切。”章氏的观点很有意义，他以一代大家的身份正式宣告传统“小学”的终结，标志现代语言学的开始。

“语言文字学”的 1 次见于修于 1914-1927 年间的《清史稿》：

39
课程分普通、专门两类。普通学，学生必须通习，专门学，人各占一门或二门。普通学科目为经学，理学，掌故学，诸子学，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文学，体操学，语言文字学。（《清史稿》卷一〇七·志第八二）

“语言学”是次见于晚清曾朴（1872—1935）1905 年出版的《孽海花》：

“这位姑娘是峨国有名的人物，学问极好，通十几国的语言学，实在是不敢渎犯。”

（《孽海花》第九回）

现据先生说，那贵国夏姑娘精通语言学，还会中文，没有再巧的好机会了。（《孽海花》第九回）

“语言学”一语在学术著作中出现，较早是 1923 年乐嗣炳的《语言学大意》，后有 1931 年张世禄的《语言学原理》。“当时，‘语言学’这一名称还不稳定。日本人译为‘博言学’，中国不少人用‘言语学’。张世禄在《原理》中强调‘语言学’是指英语中的 linguistics，而不是指 philology，后者容易与‘文献学’相混。”

总而言之，汉语中语言学这一学科的指称术语经历了从“小学”到“语言学”的演变。“小学”一名，汉代就已作为学科名，初指狭义的文字之学，后渐发展为兼包文字、音韵、训诂三大分支，长期沿用，直至近现代。而在“小学”行用的同时，初唐以后，渐次出现“文字之学”、“文字学”、“语言文字之学”、“语言文字学”、“语言文字学”、“语言学”等说法。章炳麟倡言“小学”改称“语言文字之学”，正式宣告传统“小学”的终结。在现代中西文化的交融中，“语言学”之称得以确立，从此开辟了语言学的新时代。

主要参考文献

胡奇光 《中国小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何九盈 《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4 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第 63 页，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